

澳華新文苑

第1100期

世上萬千的植物，我的最愛就是綠蘿。

記得小時候，家裡的綠蘿是鄰家的伯伯嬸嬸送給家父家母的。

這位伯伯是“三八南下”幹部。文革期間，被冠以莫須有的“國民黨特務”罪名，家裡時常被抄家，不得安寧，我所認知的文革，真是雞飛狗跳的年月。

記憶中，我的母親是一位極愛花草的女性。母親經常與鄰家嬸嬸討論花草和交流種植花草的經驗。那位嬸嬸曾經對母親親視，因為丈夫是“另類”，連喜歡花草樹木，包括家中養綠蘿和文竹，都是罪過。抄家的人，也會毫無包容地指責他們有資產階級小情調。

殊不知，在那混亂的年代，鄰家伯伯和嬸嬸的綠蘿是有魔力的。它們默默無聞，暗暗用勁。瞧瞧，無論世上發生了什麼，枝枝綠蘿都昂首挺胸，吐芽展葉。這無疑在激勵鄰家伯伯和嬸嬸堅強地活著，讓他們對未來充滿信心與希望。綠蘿呀，綠蘿，真的成了鄰家伯伯和嬸嬸的精神支柱呵。

其實，將綠蘿歸類為精神支柱，一點都不誇張過份。

綠蘿善攀岩，堅韌不拔，根系特別發達，生命力極強。即使一寸長的莖，見水就自由伸展，的確給人帶來信心與希望。

鄰家伯伯和嬸嬸，為了永遠讓綠蘿在他們心中陽光燦爛地活下去，以免遭受抄家者的傷害，於是，便將衰喪的幾盆觀賞植物，送給了家父家母，這其中就有兩盆水養的綠蘿。

少年的我們，大多是無憂無慮的。自從有了綠蘿，我變得更加快樂，忙碌與充實。

前兩年，有一首歌在網路上爆紅，讓我久久不能忘懷。

歌名叫《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以下簡稱《可可托海》）。我外甥也把視頻分享給我，乃是亞男（唱）的版本。我又在油管（YouTube）上搜索了一下，果然火得一塌糊塗。有人將洋仔、亞男、王琪三人的演繹放在一起，讓聽眾可以作個比較。太太說其中要以洋仔唱得最動情，好像在唱說自己的故事。但此歌的詞曲作者和原唱卻是王琪，而亞男則是另一位出色的演唱者。以下是這首歌的歌詞：

那夜雨也未能留住你/山谷的風它陪著我哭泣/你的駝鈴聲彷彿還在我耳邊響起/告訴我你曾來過這裡//我釀的酒喝不醉我自己/你唱的歌卻讓我醉不起/我願意陪你翻過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辭而別還斷絕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們說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為那裡有美麗的杏花/還是那裡的杏花才能釀出你要的甜蜜//

聽說這首歌所描述的，是真實的故事，是一個牧羊人和一個養蜂女的真實愛情故事。他們在草綠花開的季節相遇，彼此產生了愛意。可是養蜂女有兩個失去了父親的孩子，她不想拖累善良的牧羊人，因而選擇在一個下雨的夜晚悄然離去。當她聽說在他們相遇的地方，草原已經枯黃，而牧羊人還在那裡苦苦等她回來，她託人捎去自己已經嫁人的消息，好讓牧羊人不必再等。這當然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故事。

歌詞從夜雨寫起，使聽者的思緒被驟然淋濕。「未能留住你」，說明斯人已去，惟餘惆悵；隨即「山風」呼嘯，「陪我哭泣」。這起首兩句，奠定了全曲悲情的基調。個人認為，一首歌，就是一幅人生的圖畫，敘述人世

三，兩位大師之間：劉再復紀念夏志清，高度贊揚他沒有中國大陸學人那種“精神奴役的創傷”，也表示並不完全接受他對整個中國現代小說的整體評價。

（接上期）2013年12月29日，夏志清先生在紐約去世，享年九十二歲。2014年2月，曾經作過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劉再復先生撰寫《夏志清先生紀念》長文，後來發表在北京的《愛思想》及其他各地的網站上，以表紀念。在文章中，劉再復高度評價夏志清，但也表示一些不同意見。

劉再復指出，夏志清的“道”，最寶貴的是沒有中國大陸學人那種“精神奴役的創傷”。他敢於面對文學事實、文學真理，該說就說，不情願說的不說，但又是負責任地說。關於這一點，劉再復從兩方面說明。從“正面”著眼，夏志清先是熱烈肯定張愛玲、沈從文等，後又熱烈肯定高行健等，都是率性磅磅。他說高行健的《車站》比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好，讓人意外，但這是他的由衷之言。從“負面”著眼，夏志清尖銳批評魯迅、丁玲、趙樹理，自己難以接受，但也是他的由衷之言。劉再復回憶，他在離開中國之前讀了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很有保留；而出國之後讀了他的《曹雪訪哥大紀實》一文，則大為欽佩。夏志清在《紀實》中對曹雪訪的批評與對老舍的批評均毫不含糊，鋒芒四射。他敏銳地感到，曹雪訪這位在年青時代就寫出《雷雨》《日出》的傑出劇作家，經過數十年的社會滄桑之後，完全變成一個只有“官腔”的政治傳聲筒了，不僅只會創作《明明的天》這種毫無文學價值的宣傳品，而且在美國的演講本身也是宣傳品。作為一個率性的文學批評家，夏志清完全不能忍受曹雪的“作秀”，居然喊出了你“騙了誰”？！劉再復說，他讀了這篇《紀實》，被夏先生的率真震撼了。這是多麼難得的天真！這是在諾大中國廣闊土地上多麼難以聽到的真聲音、真批評！劉再復的心頭驚過一陣傷痛，覺得應當想想，為什麼一個最善於言語的劇作家會失語？會墮入官腔八股腔？會被改造成一個只會說套話、說廢話甚至說謊話的只有面具沒有自己的乖孩子？這是多麼值得質疑、多麼值得反省的現象。

劉再復發自肺腑，說：

作為一個中國文學批評者，我不是沒有看到這種現

家裡的綠蘿

和平



■被稱為“生命之花”的綠蘿。

天必做的事就是照顧綠蘿：觀察新芽的變化，辨認老葉的大小紋脈，透過玻璃瓶，數著帶性感的乳白色的根，甚至經常親吻那些悠悠的綠葉。有時，對綠蘿充滿太多的好奇，再加上綠蘿本身的誘惑，實在忍不住，就乾脆利落地將一枝綠蘿從水中撈出，迅速地帶回自己的房間，慢慢地欣賞。那時的我，雖然，年少不更事，但很明白這種頑皮的行為，一定要隱蔽地去做，若被父母看見，是要問罪的，有可能取消管理綠蘿資格的。

因為綠蘿，讓我的一生都忙碌地和植物在對話，使我與植物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繫，與植物結下了不解之緣：大學主修果樹，留校教授園藝。從第一次有了綠蘿，已經過去了幾個雞年狗年，直到現在，即使退了休，還在快樂地為植物服務，並以和植物打交道為樂。

因為小時候的綠蘿經歷，從此，對綠蘿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且，對綠蘿有著深厚的情感；以至於後來，有了自己的小家，也沒有忘記從父母的家中，取二枝綠蘿精心繁殖培養。即使到了南半球的澳大利亞，也沒有放棄在家中培養綠蘿的習慣。現在，家裡的綠蘿卻是有增無減。

綠蘿是賞葉植物，雖然無花，但每每看到他們，感到特別的溫馨，無意識地就回到少年，變得年輕朝氣，甚至會有小小的衝動，不老的心房充滿浪漫氣息。尤其出遠門，一進家，只要看見綠蘿，頓覺心花怒放，神清氣爽，全身心的疲憊，盡然消失的無影無蹤。時間似流水，歲月如梭，一切都變了。唯獨不變的是，家裡的綠蘿，生命力極強的綠蘿。一枝枝綠蘿，永遠挺撥向上，朝氣蓬勃，迎著陽光，充滿希望……

可可托海的隨想

楊鴻鈞

間感慨、嘆息、無奈、悲傷、眼淚、孤獨，或者盼望、安慰、醫治、釋放、感謝、讚美的情緒。而《可可托海》這首歌，無疑屬於前者。

歌詞很有虛擬的效果。從第三句進入敘事的主題：「你的駝鈴聲彷彿還在我耳邊響起」，恰當地表達了牧羊人對你的思念。在荒無人煙的大草原，唯有「駝鈴聲」，報告人來人往的消息。但此時的「駝鈴聲」，只是虛擬的意象——「彷彿在我耳邊響起」，並非真實的情境。然而正因為它是虛擬的，反而更加強了悲情效果——反映出牧羊人心裡的追想何等深切！正是這個念想中的「駝鈴聲」，「告訴我你曾來過這裡」。可以預期，一日牧羊人等不到養蜂女歸來，這「駝鈴聲」將永在他的耳邊響起。

這首歌唱出人生的詭譎。「我釀的酒喝不醉我自己」一句，想來很大可能，是為反視「你唱的歌卻讓我一醉不起」；之後，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在無意間，營造了一種人生的詭譎。「我願意陪你翻過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辭而別斷絕了所有的消息。」「我願意」是一種立志，就如婚禮上的誓約；「陪你」表示一生的相伴；「雪山」、「戈壁」像徵生活中的艱難險阻，他會和她一起去面對和跨越。沒想到的是，他的一番心意白費了。一個是海枯石爛，一個卻不辭而別；一個在風中哭泣，一個卻斷了消息。

「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們說：你嫁到了伊犁。」這句歌詞，應該列入時代的經典！它的意蘊，早已溢流出行歌曲的範圍。在此，「心上人」已成為夢想的像徵；也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上人」，對未來都有所期盼。可是等到春去花落，草也枯黃了，才聽說她「嫁去

保衛文學：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

何與懷

像，而是看到了這種現象之後不敢說出來，寫不出來。因為自己身上畢竟帶著精神奴役的創傷！即使想說出來，又有哪個報刊敢於發表，敢於質疑呢？那些編者和背後的領導者哪一個不帶著“精神奴役的創傷”呢？

不過，劉再復並不完全接受夏志清對整個中國現代小說的整體評價。

夏志清的整體評價，主要表現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劉再復說他對夏先生這部大著仍然很有保留，這種“保留”，不是因為政治，而是從文學價值觀和文學史寫作著眼，不贊成他的過於偏激的“褒此貶彼”。一些不同看法，劉再復藏在心裡，多次產生與夏志清討論的衝動，也多次壓制住。但在1995年8月的一次訪談中，劉再復還是憋不住，作了一次關於張愛玲的表述，反對她“創造”得過於神奇。

如果說那次的表述是“溫和”的，那麼，五年後，在2000年10月香港嶺南大學召開的張愛玲學術研討會上，劉再復與夏志清發生了比較劇烈的學術衝突。劉再復的發言提綱長達一萬五千字，但只能簡短講。他先是真誠地肯定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開闢“被歷史活埋”的重要作家，讓張愛玲、沈從文等“重見天光”，其歷史功績巨大；然後“鄭重地”講明他的幾個觀點：

(1) 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了一場語言實驗，成績雖

聆聽音樂是種美好的享受，我尤其喜歡一個人靜靜地躺在沙發上，手中捧著一杯啤酒或加了冰塊的蘋果汁，慢慢地品味著音樂世界裡天馬行空的絢麗。莫札特的典雅華麗而略帶貴族氣息的誇張，韓德爾的浪漫空靈卻像飄忽的空間情感。我欣賞著經典的古典和現代的音樂，往往像領受清塘裡的風荷，搖曳步舞，飄逸生情。

關鍵(James Guan)是澳洲知名鋼琴家，曾榮獲澳洲青年冠軍，國際鋼琴大賽第三名。我能夠受邀臨現場，耳聞目睹這高水準的音樂雅集，自然是興奮莫名了。

我按時趕到了主人家，一眼望見，關鍵早已站在門邊，颯爽地笑著招呼來賓。關鍵是個中等身材，清爽乾淨的小伙子，頭髮鬢角兩邊推得很高，像兩面夾牆似的，頂上長長的頭髮攏成一絡，似瀑布一般奔泄下來。我們寒暄了幾句，我就拿過一杯水，找一個對窗的角落邊，在沙發上坐下來了。

關鍵也坐回了鋼琴旁，他將為我演奏俄羅斯浪漫主義作曲家拉赫瑪尼諾夫的作品《音樂的瞬間》。靜靜地，他幽默的下巴如同鋼琴對話一般，一晃一晃地搖著白光，煞像是一尊羅丹的《音樂家坐像》。忽然，他的頭向右一摔，左手的指尖敲響了鍵盤，似一陣輕風溫柔地吹過了原野，青青的山坡漸漸地蘇醒了，樹枝在搖曳，如同久別的戀人，纏綿傾訴，風情萬種。嫩草散發出喜樂的氣息，春天的溫存又回到了大地。

他的手在鍵盤上跳躍，如山野裡稚幼的麋鹿，歡快地在溪泉邊嬉戲，又像林間朝陽初升，飛向自由的山雀，婉轉啼鳴。他手一揮，山泉崩湧，手一頓，峭崖凌空，手一撥，長江奔流，手一抖，崩崖裂岸，手一抹，天字浩渺，手一彈，春暖花開。

拉赫瑪尼諾夫的音符，神似地騰騰騰騰，泛著靈光，融入了我恍惚的心海。波瀾疊起，金光鱗鱗。我仿佛撥開時空的迷霧，公孫氏矯健的舞姿，“霍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江清月白，白香山何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傷？

是什麼樣的秘密 值得用每一個夜的黑暗去掩埋 林間深處的驚悚和喘息

是什麼樣的秘密 值得用鐵鏈枷鎖牢獄去禁錮 剝奪喉聲撲倒在日出之前的大地

是什麼樣的秘密 值得用四米高的圍牆去隔絕 經歷生死離別血與淚

是什麼樣的秘密

了伊犁——事與願違，希望落空，讓人陷入徹底的哀痛之中！「是不是因為那裡有美麗的那拉提，還是那裡的杏花才能釀出你要的甜蜜？」其實都不是。許多時候，人處在迷惘之中，連問題都是錯的。因為他並不知道養蜂女離去的真實原因。這首歌充滿更深的哀傷。「甕房外又有駝鈴聲響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這時候，牧羊人如夢初醒，聽到實實在在的駝鈴聲，但他心裡已不存希望，因為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值得一提的，在歌曲的尾聲，作者又讓「駝鈴聲響起」，不僅完成了「駝鈴聲」從虛擬到真實的過渡，也使得全歌意境首尾呼應，結構更形完整。「再沒人能唱出像你那樣動人的歌曲，再沒有一個美麗的姑娘讓我難忘記」，這樣的遺憾與難忘，教人情何以堪？

親愛的朋友，你可曾聽過《可可托海》這首歌？是否也有「心上人」「嫁到了伊犁」的傷心體驗？如果是的話，我想送你一首能夠帶給你盼望、安慰、醫治、釋放，使你內心充滿感謝、讚美的歌。這首歌與《可可托海》有一個共同點，乃是詞曲的作者和原唱都是同一個人。歌名叫《為何對我這麼好》，由盛曉玫演唱，你可以從油管上搜尋到。歌詞如下：

走過遙遠人羣/踏過滄海月天/找不到一份愛像耶穌/他撫慰我心/他擁抱我靈/測不透的、不求回報的愛情/愛到為我降生/愛到為我受死/愛到體恤我一切軟弱/他柔聲呼喚/他耐心守候/永不停息、無怨無悔的愛情/他為何對我這麼好/我雖然不好/他卻聽我每個祈禱/或在寧靜清晨/或在傷心夜裡

他為何對我這麼好/我雖然不配/他還愛我如同珍寶/此情山高水深/主你為何對我這麼的好

他為何對我這麼好/我雖然不好/他卻聽我每個祈禱/或在寧靜清晨/或在傷心夜裡/主你為何對我這麼的好

家庭鋼琴演奏會

托馬斯

下翻飛，回旋纏繞。他的手魔術似地不斷湧現出燦爛的音符，他將它們捏成一串掉出虛空，撒出一顆顆入大地。五彩繽紛的樂符，在時空裡瀾漫升騰，聚散分明，形成了一匹彩虹的大幕，溫馨地將我包裹在美妙的愛的圍帳裡。

天色有些昏暗了，我眯著眼。調皮的風一會兒掀起窗簾，探進頭來嬉笑，一會兒又隱藏屋外，悉索索地密謀著，如何穿行後院的花徑。

淺浮光線下的時鐘，正在牆上孤獨地行走著，嗚嗚，嗚嗚，彷彿任何的音樂旋律，也打動不了它堅持的步伐。一圈，秒針與分針疊加，一圈，秒針與分針又疊加，疊加，再疊加，周而復始地疊加著。

擺放在門邊的一盆君子蘭，它的葉面很寬，像被音符催眠過似的，晃動著綠色的眼。噫，我家的那株也青綠得像凝結在調色板上的顏料，每次水洗後，葉脈裡才透露些嫵媚的顏色，否則，就像一個滿臉暮氣的老人了。

據說，有人是怕聽樂聲的，因為它能迷惑人的心智，駕船航行的，就會不知不覺地被魔幻的聲音吸引，而葬身海底的。不信？古希臘神話裡都說過的。

小時候，爸爸也喜歡彈琴，在路燈下，小麻雀錯落地停歇在電線上，不就像是一簇音樂聽眾嗎？

我好想家，有音符跳動，如同天使一樣閃著點點的光芒，我的身體漂浮起來了，有股溫暖的氣息，像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不，維瓦爾第的《四季》？還是米開朗基羅《大審判》中流動的色彩？

有一隻蝴蝶悄悄地飛到了我的身旁。

咚！一個強健的音符，將我從沙發上震彈起來。我緊張地眨了眨眼，音樂噴泉般的瀑布頭髮，溫順地又掛回了關鍵的頭上，鋼琴演奏結束了。

孔子曰：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我雖無從想見夫子神飛神怡的陶醉，然而，今天關鍵彈奏出的《音樂的瞬間》，其撲朔迷離的境界，卻讓我如游夢幻，如御春風，如享按摩般的暢快，而久久不能忘懷。

值淨用雲端科技去封鎖昇平 畫地為牢固封自閉

太多的秘密 在一夜之間下架的唱片裡 在三十年前撕掉的那篇日記裡 在五十年後遺棄無法公開的死亡證明裡

這些都不應該成為秘密 每一片雲都有銀色的羽翼 人們在黎明時刻對起烈士的豐碑 柏林牆在歡呼聲中轟然倒塌 漸破黑暗的太陽明天照樣升起

旋律的海，呼吸著潮沙的激瀾。關鍵頭頂上的瀑布也時而奔注，時而分流，如布達佩斯的音樂噴泉，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音符，回旋纏繞。他的手魔術似地不斷湧現出燦爛的音符，他將它們捏成一串掉出虛空，撒出一顆顆入大地。五彩繽紛的樂符，在時空裡瀾漫升騰，聚散分明，形成了一匹彩虹的大幕，溫馨地將我包裹在美妙的愛的圍帳裡。

天色有些昏暗了，我眯著眼。調皮的風一會兒掀起窗簾，探進頭來嬉笑，一會兒又隱藏屋外，悉索索地密謀著，如何穿行後院的花徑。

淺浮光線下的時鐘，正在牆上孤獨地行走著，嗚嗚，嗚嗚，彷彿任何的音樂旋律，也打動不了它堅持的步伐。一圈，秒針與分針疊加，一圈，秒針與分針又疊加，疊加，再疊加，周而復始地疊加著。

擺放在門邊的一盆君子蘭，它的葉面很寬，像被音符催眠過似的，晃動著綠色的眼。噫，我家的那株也青綠得像凝結在調色板上的顏料，每次水洗後，葉脈裡才透露些嫵媚的顏色，否則，就像一個滿臉暮氣的老人了。

據說，有人是怕聽樂聲的，因為它能迷惑人的心智，駕船航行的，就會不知不覺地被魔幻的聲音吸引，而葬身海底的。不信？古希臘神話裡都說過的。

小時候，爸爸也喜歡彈琴，在路燈下，小麻雀錯落地停歇在電線上，不就像是一簇音樂聽眾嗎？

我好想家，有音符跳動，如同天使一樣閃著點點的光芒，我的身體漂浮起來了，有股溫暖的氣息，像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不，維瓦爾第的《四季》？還是米開朗基羅《大審判》中流動的色彩？

有一隻蝴蝶悄悄地飛到了我的身旁。

咚！一個強健的音符，將我從沙發上震彈起來。我緊張地眨了眨眼，音樂噴泉般的瀑布頭髮，溫順地又掛回了關鍵的頭上，鋼琴演奏結束了。

孔子曰：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我雖無從想見夫子神飛神怡的陶醉，然而，今天關鍵彈奏出的《音樂的瞬間》，其撲朔迷離的境界，卻讓我如游夢幻，如御春風，如享按摩般的暢快，而久久不能忘懷。

值淨用雲端科技去封鎖昇平 畫地為牢固封自閉

太多的秘密 在一夜之間下架的唱片裡 在三十年前撕掉的那篇日記裡 在五十年後遺棄無法公開的死亡證明裡

這些都不應該成為秘密 每一片雲都有銀色的羽翼 人們在黎明時刻對起烈士的豐碑 柏林牆在歡呼聲中轟然倒塌 漸破黑暗的太陽明天照樣升起

胡楊魂

曉帆

靜空的流雲 被黃昏籠蔽 化作了零落的星輝 打破了軌道的沉穩 頓時，燦化成斑斑點點 像被胡楊怒張的節骨 嚇破了膽—— 墮落到地底深處藏身

我愛胡楊，更愛其精神。因為其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爛。這就是《胡楊魂》。凌永雄世界攝影十傑作品《胡楊魂》。

隧道

夏兒

隧道 你可以變短一點嗎？ 可知道 我正在你未卜的幽暗 在緊緊追逐我的 死亡波濤中 奮力而逃？

在你的盡頭

是什麼在迎接我？ 情人的書信 媽媽的笑臉 還是家中 溫馨晚餐的燈光？ 還是地府陰森的口門？

隧道 我命定的盡頭！ 不管你將給我什麼 我都懷著激情與希望 向你游去……

是什麼在迎接我？ 情人的書信 媽媽的笑臉 還是家中 溫馨晚餐的燈光？ 還是地府陰森的口門？

隧道 我命定的盡頭！ 不管你將給我什麼 我都懷著激情與希望 向你游去……

是什麼在迎接我？ 情人的書信 媽媽的笑臉 還是家中 溫馨晚餐的燈光？ 還是地府陰森的口門？

隧道 我命定的盡頭！ 不管你將給我什麼 我都懷著激情與希望 向你游去……

是什麼在迎接我？ 情人的書信 媽媽的笑臉 還是家中 溫馨晚餐的燈光？ 還是地府陰森的口門？

隧道 我命定的盡頭！ 不管你將給我什麼 我都懷著激情與希望 向你游去……

是什麼在迎接我？ 情人的書信 媽媽的笑臉 還是家中 溫馨晚餐的燈光？ 還是地府陰森的口門？

隧道 我命定的盡頭！ 不管你將給我什麼 我都懷著激情與希望 向你游去……



是什麼在迎接我？ 情人的書信 媽媽的笑臉 還是家中 溫馨晚餐的燈光？ 還是地府陰森的口門？

隧道 我命定的盡頭！ 不管你將給我什麼 我都懷著激情與希望 向你游去……

是什麼在迎接我？ 情人的書信 媽媽的笑臉 還是家中 溫馨晚餐的燈光？ 還是地府陰森的口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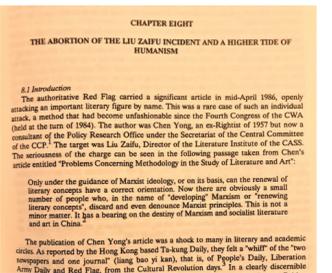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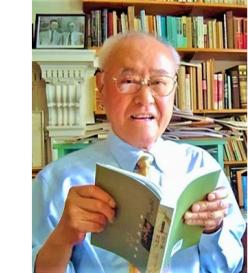
隧道 我命定的盡頭！ 不管你將給我什麼 我都懷著激情與希望 向你游去……

是什麼在迎接我？ 情人的書信 媽媽的笑臉 還是家中 溫馨晚餐的燈光？ 還是地府陰森的口門？

隧道 我命定的盡頭！ 不管你將給我什麼 我都懷著激情與希望 向你游去……

是什麼在迎接我？ 情人的書信 媽媽的笑臉 還是家中 溫馨晚餐的燈光？ 還是地府陰森的口門？

隧道 我命定的盡頭！ 不管你將給我什麼 我都懷著激情與希望 向你游去……



■夏志清先生生前攝於書房。

■本文作者與劉再復先生攝於香港。

■本文作者博士論文第八章的第一頁。